

传家风

## 我家的“乐观基因”

□王国梁

我一直觉得我家的人有“乐观基因”。从祖父到父亲再到我,我们性格中的幽默乐观就像基因一样代代传承。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,也成了我们的家风。

我的老家在天津,当年祖父带着祖母来到河北寻找出路。两个人一无所有,举目无亲。祖母忍不住抱怨起来:“咱啥都没有,没房没钱没熟人,这日子不知道咋过下去!”祖父却哈哈一笑说:“我觉得咱啥都有,有手有脚有力气!这人呢,比遍地的草还厉害,到了哪儿就在哪儿扎根,扎了根就能撑起一方天地。就凭咱们两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,我不信不能把日子过下去。不仅要过下去,还要过好。放心吧,我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!”祖母见祖父信心满满的样子,也打消了顾虑。

当时没有房子,祖父祖母两个人就住在村里闲置的一所旧房子里。那房子哪算得上房子啊,充其量就是个棚子,四面漏风,下雨的时候屋里的雨一点不比外面小。好在那时候是夏天,没办法的时候两个人就去别处避避雨。雨停了之后,祖父和祖母找石头,打土坯,一点一点修缮房子。到了冬天,当初的棚子已经变成一个暖暖的家了。祖父说:“盖这房子啊,真跟燕子衔泥垒窝一样,现在我都觉得自己跟鸟似的,都能飞起来了。”祖母被他的话逗笑了。有了家,日子就过起来了。再后来,两个人开荒种地,同时用真心和善良跟村里人交往,慢慢在村里扎了根。祖父乐观厚道,在村里口碑特别好。

祖父和祖母养大了五个儿女,其间经历了生活的几番起落,但乐观的祖父总能闯过难关。五个儿女成家立业,日子过得也都不错。我的父亲是个能人,很有创新思想,他年轻时做过很多事。他不甘心一辈子做农民,早年开办了一家小工厂。因为经验不足,小工厂经营得并不轻松。有一年,我家的小工厂彻底赔了,村里有些人觉得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翻身了。有一次,母亲用“食疗法”帮父亲渡过难关,一家人包起了饺子。那个年代一般是过年过节才包饺子,别人看到我们包饺子,偷偷议论:“王家人心可真大啊!”父亲听到这样的议论后,笑呵呵地说:“人这辈子,谁不得碰上点灾呀难的,心不大点咋活下去!我的心,大得能盛得下风也能盛得下雨。”乐观的父亲调整了经营方法,短短一年时间,我们的工厂就东山再起,后来办得红红火火。

我的经历也比较曲折。高考落榜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第一个打击,我只调整了两天就“满血复活”了。我信誓旦旦地对母亲说:“妈,我要去复读,我就不信考不上!”母亲笑笑说:“瞧你的表情,跟你爸一模一样。你们都是乐天派,遇到啥事都能扛过去!”第二年,我果真考上了大学。后来,我的工作起起落落。但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中,我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。如今人到中年,我的心态越来越好。大家都说我豁达淡然、幽默乐观。同事们都说,跟我在一起,总能被正能量感染。

我知道,乐观是我骨子里的品格。我们家的“乐观基因”,被我完美继承了下来。人生在世,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逆境。我用我的乐观,战胜了一切。我也用自己的乐观,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气氛,也使得我们的这种家风更加发扬光大。

两代情

## 父亲的爱好

□常建东

父亲没有上过学,也不会写字,却喜欢调笔。他说,新买的毛笔必须调一调,才能使唤。

于是,小时候每次我买来新的毛笔,总要带回家交给父亲,让父亲调。

父亲调笔很有仪式感,把墨水瓶拧开,在瓶盖倒上几滴墨汁,拿起笔,凝神静气地,把笔尖慢慢探入墨汁中,又立马提起,再探入,再提起,反复几次,看着墨汁浸入到毛笔笔肚了,就不再蘸墨了,把毛笔放平,轻轻地在瓶盖上一下一下地刮。刮一次笔杆转动一次,直至墨汁刮干净,毛笔笔尖捋直了,说可以了。然后在纸上认真地画几根线条,偶尔也画几根看起来像字的曲线,看着结实饱满的线条,心满意足地说,这个笔不错,很好,便交给我了,吩咐说要爱惜啊。

只是,在以后的漫长的岁月里父亲却从来不再过问,他曾经开过光的那只毛笔,即便笔头脱落或是被我修改成小楷笔,直至仅剩两根毛发,也不再过问,仿佛那支毛笔未曾来过似的。可一旦买了新的毛笔,他就来了精气神,一定要为我调笔,我也习惯了父亲调笔,一有新的毛笔,一定要交给他老人家。

那时,听说会调笔并乐此不疲的不只是我的父亲,班上好多同学的父亲都有过帮孩子调笔的事,特别是我的同桌。他曾绘声绘色地说他爸爸会调笔,在他一番神秘的描述后,我觉得他爸爸的调笔和父亲的没有什么两样,无非是把笔尖用墨汁化开,避免直接从头到尾浸入墨汁,否则用他们的话说是那个毛笔废了,不能用了。

渐渐地,因为长大,发现班上同学的新毛笔不用调,也照样能用,而且非常好用,于是,我也不再把新的毛笔带回家交给父亲调,随便用手搓开,直接从头到尾浸泡在墨汁里面,便完成了父亲所谓的调。

不再需要调笔的父亲看着我已调好的新毛笔,并没有表现出些许的落寞,欣慰地看着我,仿佛是在说,他的宝贝儿子终于长大了。

光阴似箭,转眼间我也为人父,三岁的儿子也到了学习毛笔字的年龄了,不知不觉地我也喜欢上给儿子调毛笔,突然发现,从前父亲不是喜欢调毛笔,而是喜欢给我做事,喜欢陪伴我做事,于是,我赶紧买来新的毛笔,让父亲调,父亲那满是皱纹的脸笑开了花,只见他老人家颤颤巍巍的手,拧开墨汁瓶,熟练地倒出墨汁,开始一下一下地调,他调得非常慢,我知道父亲是怕时光太匆匆……来不及享受……

自此以后,我经常更换毛笔,让父亲调,父亲的爱好也由调毛笔拓展到削铅笔、包书皮、制作手工抄写本,再到后来,孙子的事他都抢着干。

然而,树欲静而风不止、子欲养而亲不待,正当父亲享受天伦之乐时,却因一场意外撒手人寰……只留下调笔的亲切画面。

多么想再让父亲帮我调一回毛笔……

亲情暖

## 苦瓜滋味长

□钱永广

在炎热的夏天,吃够鸡鸭鱼肉后,我就想吃苦瓜菜。这个时候,我就会想到远在农村老家的母亲,和她在菜园子里种的瓜果。

母亲的菜园子在我老家祖屋的东南角,也是靠近井边的一块荒地,在那儿,母亲开辟了一块菜地,种了不少品种的瓜和菜,而在所有的瓜中,母亲最爱种苦瓜。

母亲种苦瓜有一套经验。每年育种前,她总要把地深挖一次。接着母亲就会把准备好的苦瓜种子,种进有土壤的花盆并进行光照催苗。待瓜苗长出四片叶子后,就可以移栽进菜地了。母亲说,苦瓜喜欢潮湿的环境但并不喜欢积水,所以在移苗时,母亲总要花费好大力气挖出一条条排水沟。

把瓜苗移植进菜地后,母亲每天都会从老家的井里汲水,通常早晚都要给苗浇水、施肥。苦瓜是一种喜欢高温的植物。这个时候,随着气温升高,苦瓜苗也越长越高,母亲就会找来很多竹枝,给它们搭架子。母亲很细心,搭好架子后,喜欢折腾的她,还用毛线绳把幼苗绑在架子上,母亲说,不能绑得太紧,这样既可以防止大风把瓜苗刮倒,还能起到相对固定的作用。在母亲悉心呵护下,苦瓜很快就会开花、结果,要不了多久,你就会发现那些用竹枝搭的瓜架子的绿叶里,窜出一条条青绿的苦瓜。

母亲种苦瓜,全因我爱吃。一个假日,母亲给我打电话,叫我回老家时,从超市里买一袋白菜酸菜。我知道,母亲是要做我最爱吃的苦瓜炒酸菜了。等我到家,母亲早已将几只苦瓜洗净切成了小段,就等我的酸菜一块放在油锅里了。母亲用旺火一番翻炒后,再加少量盐和生抽,再翻炒几下,苦瓜炒酸菜就可出锅,尝一口,苦中带酸,特别下饭。

用苦瓜做菜,母亲最拿手的要算是苦瓜塞肉。因为肉比较贵,小时候家里穷,母亲一般是不做这道菜的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吃肉早已不是问题。知道我们全家都爱吃这道菜,这些年来,每次母亲进城,她都会从老家带几只苦瓜来我家,专门做苦瓜塞肉。这道菜做法比较讲究,程序也较复杂,需要事先准备好肉末、鸡蛋和淀粉。但母亲做起来却十分麻利。在厨房里,只见母亲把几个苦瓜洗净后切去两头,然后用细长勺挖去里面的籽囊,再把苦瓜切成几个小段,放入水中稍煮一下,去除苦味。接着母亲打几只鸡蛋放入碗里搅拌均匀,再把鸡蛋液倒入肉末里搅拌几下,然后将其灌到苦瓜段里面。这个时候,母亲会再用之前准备的淀粉,将苦瓜的两端涂抹封口,放到油锅中煎炸。不一会儿,厨房里就会香味扑鼻,待到煎至淡黄色,咬一口,油而不腻,清脆爽口。

“古径苍生路已差,无根树上发空花。一番花落成空果,信手拈来是苦瓜。”每年夏天回老家,我看到母亲种的苦瓜,就会想起此诗似乎专门为母亲门前的苦瓜而作。虽然母亲越来越老了,但是她仍日年复一年地种着苦瓜,母亲说,常吃点苦瓜,能清热、减肥、降压,母亲对我的爱,也如苦瓜一样,在护佑着我,并滋养着我的身体,让我长久地体味着被爱的滋味。

